

doi:10.3969/j.issn.1674-7100.2014.01.018

# 秦汉少数民族天然材料包装设计的特点

彭建祥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00)

**摘要:** 秦汉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大融合时期, 也是我国使用天然包装材料的第一个高峰期。少数民族在使用天然材料方面比汉族更为得心应手, 其在天然材料包装设计方面各具特色: 漠北匈奴族的包装就地取材, 功能实用; 西域各民族的包装技术精湛, 民族特色鲜明; 南越民族受到东南各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影响, 其包装表现出不同文化融合的特点。

**关键词:** 秦汉时期; 少数民族; 天然材料; 包装设计

**中图分类号:** J524.2; TB48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7100(2014)01-0081-04

##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al Materials in Packaging Design by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of Qin and Han Dynasties

Peng Jianxiang

(School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rt & Design, Jinan 250300, China)

**Abstract:** Qin and Han dynasties reached the first summit of using natural materials in packaging design while witnessed the great multi-ethnic integration. The ethnic minorities used natural materials more freely than the Hans and they ha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adopting natural material packaging design. The Huns' packaging was functional, the packaging of minorities in western regions was skillful, and Nanyue's packaging had different cultural features affected by the Hans and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the Southeast.

**Key words:** Qin and Han dynasties; minority nationalities; natural materials; packaging design

我国的包装历史源远流长, 经历了由原始到文明、由简易到繁复的发展过程。至于包装到底是如何起源的, 则说法不一。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 人类第一次给物品做包装时, 应属于就地取材, 他们利用竹、木、草、麻、柳、藤、荆条、瓜果、兽皮等纯天然材料来包装物品。后来,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人类逐步扩大了包装材料的选择范围, 用自然材料制成的成品包装也相应诞生, 如陶器、瓷器、纸等。因此, 竹、木、草、麻、柳、藤、

荆条、瓜果、兽皮等天然材料是传统包装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几乎伴随着整个包装的历史, 是历史悠久、生命力旺盛的包装材料<sup>[1]</sup>。

秦汉是我国第一个多民族交流融合的高峰时期。在这一时期, 边疆地区分布着众多少数民族, 而这些少数民族使用丰富多样的天然材料进行包装, 这些包装作品既富有民族特色, 又表现出与中原文化长期交流与相互影响的特征。本文拟对这一时期漠北、西藏及南越这3个最具特色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天

**收稿日期:** 2013-07-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1CH114)

**作者简介:** 彭建祥(1972-), 男(满族), 山东济南人,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设计艺术学方面的研究与教学,

E-mail: 522260735@qq.com

然材料包装设计进行分析。

## 1 漠北匈奴族：就地取材，功能实用

匈奴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在秦汉以前，其生活方式是逐水草而居，因而其包装不仅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呈现出鲜明的游牧民族特征。匈奴民族的游牧生活使其在生活物资的搬迁储运方面对包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考古资料来看，秦汉以前匈奴的包装材料以皮革和毛织品为主，包装方式基本采用简单的包裹捆扎，并不太注重其物质功能以外的艺术性追求。到了秦汉时期，匈奴与汉族通过战争、和亲、互市3种途径进行交流。汉匈之间的物质交流频繁，伴随着物质的交流，中原的农业技术以及制陶、铸铜等手工业技术传入匈奴。在这种交流中，汉族的一些审美观念对匈奴产生了一定影响。从西沟畔墓地出土的数枚石舞人和象征吉祥如意龙纹配饰，以及匈奴墓葬中出土的一对有龙凤纹饰的金耳环等看，汉人以柔和为特征的艺术风格开始被匈奴所接受。

在出土历史文物中，匈奴的包装以陶器、青铜器和金银器居多，如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收藏了一件汉代匈奴陶器包装，即兽纹黄釉陶奁。该陶奁呈圆柱形，上有尖锥形盖，黄釉，盖和罐四周布满凶禽猛兽纹样，该纹样体现出匈奴独特的审美特性。匈奴是马背上的民族，其民族特点是好利、贵壮、尚武，因而他们崇尚虎、鹰等猛兽猛禽。除常见的陶器、青铜器、金银器包装外，匈奴人还喜用天然材料包装，特别喜欢使用桦树皮等植物作为包装材料。桦树是北方常见植物，北方少数民族用桦树皮做包装材料反映其生活的原始性、朴素性和实用性。图1（图片来源：作者摄于内蒙古博物馆）所示就是东汉时期鲜卑族的桦树皮罐。鲜卑族是由东胡分裂出来的一个部落，东胡被匈奴击败后，一部分退居鲜卑山，因而得名。匈奴强大时，其依附匈奴，后来归汉。匈奴被汉击败后，鲜卑族占据匈奴故地，并其余部十余万，势力大增。鲜卑族和匈奴族同为北方草原的少数民族，生活习俗、文化背景有相似性，因此，根据鲜卑族的桦树皮罐，可以推断出匈奴族同样使用这种特殊的植物包装材料。



图1 鲜卑族桦树皮罐  
Fig. 1 Birch bark jar by the Xianbei

此桦树罐外观朴素，简洁大方，外表没有多余装饰，是鲜卑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器物之一。用桦树罐盛装物品既方便又实用，桦树皮随处可见、随手可取，编制方法简单，容易操作，可以编织出不同的形状满足当时人们不同的生活需要，实用性极强。从某种意义上说，天然材料制成的包装容器比陶器、青铜器、金银器更加方便实用，更能满足当时人们朴素的生活需要。同时，这种用随处可见、随手可得的天然材料制作而成的包装，反映了包装在当时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

## 2 西域：技术精湛，民族特色鲜明

历史上“西域”一词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西域，一般指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葱岭以东，玉门关以西的地域，现在的新疆就属于西域范围内；广义西域，则指当时中原王朝西部边界以西的所有地域，除包含狭义西域外，还包括南亚、西亚，甚至北非和欧洲地区。本文所讲西域，取其狭义概念，具体指今天的新疆一带。

西域历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秦汉时期，众多少数民族政权的经济或以农业为主，或以游牧为主，或农牧兼具，甚至有少数政权的经济以商业贸易作为支柱。这种经济格局使其包装呈现出形式多样的特征，而天然材料包装也被其大量使用。除了使用纺织品包装外，西域各民族还喜用木材这一天然材料作为包装原材料。西域的木器艺术历史悠久，很早以前就制作和使用木质包装容器。考古发现证实，在距今3800多年的小河墓地和古墓沟墓地等古代文化遗存中，发现了大量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木质器物。之后，新疆整个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早期，最晚到汉晋时代的几个著名的古墓葬中，都有具代表性文化特征的木质文物出现。新疆少数民族至今都保持着制作木制器皿的传统，他们制作木碗、木勺以及带盖的各种木盒、木盆等。在加工方法上，或采用内外旋切法，或经钻、砍、刮、削和抠等工艺制作，然后打磨使之变得光滑。

1996年，在新疆且末扎滚鲁克1号墓地24号墓出土的动物纹木雕盒就是一件产生于公元前500年的木质包装容器，如图2所示（图片来源：作者摄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此木雕盒呈长方形，子母口，有盖。盒子用开半对连的方式合为一体，盖子可以滑动，造型设计独特，雕工圆润。盒与盖雕有图案纹饰，似为变形鸟的形象，盒子布满鸟纹，图案动感极强。



图2 动物纹木雕盒

Fig. 2 Wood box carved with animal patterns

类似的木雕包装还有1996年且末扎滚鲁克1号墓地64号墓出土的狼纹木雕盒,如图3所示(图片来源:同图2)。该木雕盒同样是公元前500年的器物,为长方体,盒长13.5 cm,宽4.5 cm,高5 cm。子母口,缺盖。盒的正、反面有浮雕狼纹,为连体的两只狼首,腹部雕有一只羚羊头。该木雕盒构思巧妙,具有高超的雕刻技术,狼的形象生动,且动物形与盒体巧妙地融为一体。通过这种组合,既把精神目的和实用目的结合起来,又使两种形式感交织在一起,充分体现了古代先民以动物纹样来美化生活的高超技巧。



图3 狼纹木雕盒

Fig. 3 Wood box carved with wolf patterns

通过上述两件出土木雕盒包装可以清晰地发现,西域器物独特的装饰风格有别于中原地区。虽然有关秦汉时的西域木质包装器物尚未发现,但从历史发展的传承性来看,作为具有强烈传承特点的生活器物,在这一时期应该存在,只是由于其材料的易腐性,使之难以保存至今而已。

在秦汉时期,游牧民族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是毛皮包装,这在考古发掘中时有发现,如箭筒、皮囊等。1995年尼雅遗址1号墓地3号墓出土了东汉时期的弓和箭,如图4所示(图片来源:参考文献[2])。该弓弧长为17 cm,弦长136 cm,圆形箭筒,有4枝箭。弓用木材和动物骨角制作,弦为动物筋,箭是木杆、木簇,应是狩猎器具。箭筒用皮革制成。整套弓、箭的包装制作精良,而使用动物皮革包装正是西域少数民族就地取材的结果。



图4 弓箭袋

Fig. 4 Bow and arrow bags

1959年,在新疆民丰尼雅遗址1号墓出土了东汉时期的“君宜高官”铜镜和绣花镜袋,如图5所示(图

片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画册》)。铜镜为圆形,较薄,圆纽,柿叶纹纽座。宽缘,中心饰有连弧纹及4只蝙蝠,蝙蝠间是“君宜高官”4个小篆字。镜纽系绢带,长25 cm。镜袋为提袋,开口,底面圆形,有立边,边上缝缀两条绛紫色的宽绢带,作提携用。镜袋底面是绣绮,白绢衬里,中间夹放丝绵,显得比较厚。绣绮为绿地,用锁针绣绣出天青、绛紫、葡萄紫及白色的卷草图纹<sup>[3]</sup>。



图5 铜镜及绣花镜袋

Fig. 5 Bronze mirror bag

这个时期的铜镜袋还有1995年尼雅遗址1号墓地8号东汉墓出土的铜镜和锦囊,如图6所示(图片来源:参考文献[3])。出土时,铜镜装在锦囊里,锦囊直径9.5 cm,饰有龙纹和虎纹,系红绢带。锦囊呈红色,袋上有黄色的系带,花纹图案精美华丽。



图6 铜镜和锦囊

Fig. 6 Bronze mirror and brocade bag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收藏了一款东汉时期的织锦篦梳袋,如图7所示(图片来源:作者摄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该篦梳袋镶嵌有绿边,中间有一条黄色的系带。锦为夹纬经二重平纹组织,蓝地,黄、绿、白、红等色经线显花。图案以动物为主,有孔雀、仙鹤、辟邪、夔龙和虎等祥瑞禽兽。质地厚实,纹样华丽流畅。这是西域纺织品包装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图7 篦梳及织锦袋

Fig. 7 Comb and brocade bag

### 3 南越: 不同文化的融合

南越国是秦汉时期南方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是由赵佗于西汉初年(公元前203年)在岭南建立的地方政权,历5世,共93年,于公元前111年(即汉武帝元鼎六年)被汉朝军队击灭。南越国存在的时

间虽不到一百年,但它地处岭南,偏居一隅,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包装不但受到东南少数民族的影响,同时还受到汉族的影响。汉文化的输入使这一传统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深受影响,形成了岭南地区不断被汉化的局面,这一点在包装领域有着明显的表现。这一时期的南越包装,既充分表现岭南偏居一隅的地域特点,又呈现出受中原文化潜移默化影响的特征。

秦汉时期,南越地区的包装以陶器、青铜器、玉器、漆器、纺织品为主,除此之外,使用自然植物包装也是其包装的一大特性。此时,中原地区的纺织业空前发达,尤以丝绸制造业为盛,其工艺和织造技术,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1972年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大批保存完好的丝绸品,充分展示了当时丝绸业的成就。岭南地区与长沙之间,虽有五岭阻隔道路,但两地常有贸易往来,特别是在丝绸纺织业方面,交流频繁。1983年象岗南越王墓中发现了一大批丝织品,由于保存不好,色泽变深,织物已毫无强度,轻轻一碰就成粉末状。但幸运的是织物的组织、结构还比较清晰,印染的花纹、色泽还可以分辨。同时还发现了与印染有关的工具。从这些出土的纺织品来看,岭南地区当时应有养蚕业,部分丝制品是本地生产和织造的。

南越王墓出土织物的原料、色泽、图案、工艺大部分与中原同期织物十分相似。出土织物大致可分为3类:一类为原匹织物;二类为包裹各类器物用的织物,其中铜器、玉器百分之七八十用绢包裹捆扎;三类为穿系随葬物品的织物,如铜镜和玉璧绶带等。包裹各类器物的纺织品既可以说是一种包装材料,又是一种包装。只是由于这些纺织品出土时就已残损,不能就其包装个例一一分析。

在竹材包装方面,因为岭南高温多雨,气候湿润,竹生长较快,资源丰富。岭南民间喜用竹制日用品和生产工具,竹篾编织竹器的历史很悠久。在广东曲江石峡遗址的上文化层(相当于商周时期)曾出土过青铜篾刀,增城西瓜岭战国遗址也出土过青铜篾刀,它们是专用于破削竹篾的工具,可见岭南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竹篾编织<sup>[4]</sup>。南越国的竹制手工业亦有发展,竹器包装在南越国普遍流行,两广地区发现了不少南越国时期的竹器,其中不乏包

装容器。南越王墓有竹筥(一种装器物的编制竹筐)出土,此外还有用竹篾编成横“8”字形纹的竹筐,以及表示器皿名称或内装物品的竹牌等,而比较大件而精致的包装则是竹制剑鞘。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南越国竹材包装有了一定发展。

## 4 结语

艺术设计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其产生的地域、民族和时代。包装设计作为一个极具文化内涵的设计类别,对公众文化心理的认同,对传统文化的发扬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秦汉时期是我国使用天然包装材料的第一个高峰期,这个时期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大融合时期,少数民族在使用天然材料方面比汉族更为得心应手。在材料的使用和包装风格上,各地少数民族都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域文化特点,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代包装设计师如果能够从秦汉少数民族利用天然材料包装方面汲取营养,将为我国现代天然材料包装设计进行有益的尝试。

## 参考文献:

- [1] 周洁. 传统包装材料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应用[J]. 艺术·生活, 2006(4): 77-78.  
Zhou Jie. Traditional Packaging Materials Used in Modern Packaging Design[J]. Art & Life, 2006(4): 77-78.
- [2] 祁小山. 西域国宝录: 汉日对照[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0: 67.  
Qi Xiaoshan. National Treasure in Western Regions[M]. Urumqi: Xin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67.
-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画册[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83.  
Xinjiang Province Museum. Xinjiang Province Collection [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2005: 83.
- [4] 余天炽, 梁旭达, 覃圣敏, 等. 古南越国史[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8: 154-155.  
Yu Tianchi, Liang Xuda, Qin Shengmin, et al. History of Old Nanyue[M]. Nanning: Gu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8: 154-155.

(责任编辑: 蔡燕飞)